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春秋本義卷十三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趙氏曰曷為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異乎侵蔡而伐楚也此侵曹既返而後伐衛也朴鄉呂氏曰晉侯伐衛所以解宋之圍怒楚而致其師也左氏曰楚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

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乃使郤縠將中軍狐偃將上軍欒枝將下軍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華老孫氏曰晉文之興於兹五年一朝强兵侵曹伐衛夫强楚之侵陵久矣晉文而有志於中國當大會諸侯合心并力以從簡書奬王室為義

諸侯有不從者然後以師伐之曹衛附楚誠有辠矣然晉文未嘗盟會而號令之遽以侵伐亦與齊桓異矣愚謂晉文侵曹伐衛致楚取勝正孔子所謂譎而不正者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衆報施救患取威定伯者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於乞師伐齊從楚圍宋之辠而魯與陳蔡宜首加伐曹衛之新附豈侵伐所當先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杜氏曰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公羊曰刺之者殺之也内諱殺大夫謂之刺也杜氏曰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邦衡胡氏曰魯殺大夫皆言刺無王命而專殺等耳衛以附楚晉侯伐之魯乃戍衛惡亦甚矣故經言戍衛著魯黨衛附楚背華即夷之辠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孫氏曰公叛晉與楚故公子買戍衛且以晉兵力非公子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

戍而歸公懼楚之見討乃殺買以說焉公內殘骨肉
外以說强楚故書以著其惡愚謂買之戍衛以勢則
不敵以義則不可買不諍於戍衛之時而從君令以
往既受命而不卒戍辠也僖公不自責其戍衛之過
而專殺同姓大夫以說於夷亦辠也君臣胥失之矣

楚人救衛

高氏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辠晉文
果能致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公羊曰畀者與也左氏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説執曹伯以畀宋人杜氏曰執諸侯當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康侯胡氏曰曹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執其君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辠人也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義見隱二年莒入向○張氏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呂氏曰晉文公舉動如此有意於為善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書晉齊宋秦及之者四國主乎此戰也書法與桓十七年戰於奚同城濮見二十七年左氏曰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

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宫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謂之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

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
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
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
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

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
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
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
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戰而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
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
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
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康侯胡氏曰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黄敗徐

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其狎主齊盟必矣而春秋所書如此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而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皐人也愚謂正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掩也義又見僖四年伐楚○張氏曰齊桓伐楚致屈完於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之伯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伯故欲

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伯業定當是時楚為齊宋二國患救之宜也然文公致楚與戰以取威乃不許衛盟執曹伯以快宋人之心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其救患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創而行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胡氏曰若春秋桓文不作何以為中國然召陵城濮雖迭勝强楚不能絶其僭號以尊天子故知一時之功耳向使有能興起王道如宣王者則豈有齊桓晉文之

事哉朴鄉呂氏曰左氏載子玉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以經攷之則宋圍之釋已在楚人救衛之時矣使楚方圍宋則所謂畀宋人何也城濮之戰宋公與焉又何也今以左氏敘此事頗詳録之而附見朴鄉之說云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子玉也左氏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吕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張氏曰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授以兵柄令其圍陳圍宋所以尊之無非佳兵狃勝之事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辠而輙殺之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愚謂楚殺得臣雖過然其窮兵黷武而卒喪其身可以為人臣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不名者史失之或闕文也左氏曰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莘老孫氏曰衛侯之背晉之楚也辠明矣然而晉文外假尊王之名內以私智逐衛侯晉之辠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衛子未詳何人左氏作公子瑕非是朴鄉呂氏曰蓋叔武也高氏曰不以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在鄭伯之

下杜氏曰踐土鄭地劉氏曰如會者赴會也孫氏曰來不及盟故曰如會陳侯與楚楚敗故歸中國高氏曰楚自齊桓沒為中國害晉一戰敗之威震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遂伯諸侯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及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此但不假同盟之禮為少異耳○邦衡胡氏曰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至是尚在鄭也故晉文會盟踐土以謀納王踐土鄭地以天王在鄭故就鄭地以盟非自

京師致天王來也是年天王方入於京師故下云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見晉侯踐土之盟謀納王也愚謂納王者人臣職分所當為既所當為則為常事故不書耳

公朝于王所

趙氏曰王所即王之所在耳孫氏曰非禮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公朝於王所非禮可知也高氏曰諸侯非王事不出境

今因出盟遇王而朝此為何禮○愚案天王出居於鄭至是猶未復也踐土在鄭之境僖公既已會盟遂一朝焉其視天下共主不啻若列國之君不敬之辠著矣其平日之不以時朝亦可見矣獨言公者據魯史之文耳然諸侯之不王與天王威令之不行舉可知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朴鄉呂氏曰此書自楚非有奉也蓋著其自楚也言

歸自楚則棄親取侮之辠可見矣愚謂衛侯為千乘之君不能守其社稷而奔竄荆蠻雖曰畏晉必有失其道者矣又自奔竄而復歸其國何以治其臣民哉明王在上皆不得復者也雖然楚人之猾夏晉侯之不正亦可見矣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為衛大夫君歸而咺出奔事雖不可盡考必其執一國之權而不容其君者也觀晉人執衛侯與其

君一出一入而卒至於見殺並可見矣故凡為臣而至於出奔皆不臣者也若元咺之辠抑又甚焉晉受逋逃之臣亦辠也○又案大夫之於國有見幾而作以道去國者矣有義不當去見危授命者矣至於持祿固位戹於利害之私而出奔皆其不道者也若元咺之訟君又不與焉後凡書奔者倣此

陳侯款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又為陳子會於溫起文也

秋杞伯姬來

杜氏曰伯姬莊公女葉氏曰父母沒矣伯姬不得來而來也義又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許氏曰齊自孝公立與魯好絕比相侵伐昭公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穀梁無侯二字

陳稱子居喪也穀梁曰温河陽也存耕趙氏曰温去京師百里義見隱九年會於防○或曰莊十三年北杏為衣裳之會此則兵車之會也未詳是否邦衡胡氏曰踐土之盟謀納天王矣復會於温者何蓋自踐土隨天王至温將納王於京師故會以膠固諸侯爾且温去周朝百餘里諸侯既至温豈有不朝王而召王出狩者此理之必不然也故知天王自二十四年

出居於鄭至是晉侯方帥諸侯納王故天王自鄭至河陽將入於周也然河陽與温止是一地不云狩於温而云狩於河陽嫌與諸侯同處於温故别言於河陽愚謂此亦當時史法之常非孔子異其名也

天王狩于河陽狩作守　穀梁

杜氏曰河陽晉地張氏曰古孟津地今懐州河陽縣存耕趙氏曰温即河陽也地名有二義以封域所至之地言温以方域係山川言河陽天子有所指必以

方域故言河陽諸侯之會不言河陽河之陽非一所也愚謂襄王失道播遷於鄭諸侯納之正當感激奮勵遷善改過之時今未入京師未謝宗廟而事遊獵焉且河陽非其常狩之所故春秋書之又為公朝王所起文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孫氏曰日繫乎月此不月者脫之愚案此義同前但前以諸侯盟于踐土因王在鄭而遂一朝此以諸侯

會於温因王狩河陽而遂一朝耳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曰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程子曰君臣無獄而文公使衛侯與元咺辯曲直衛侯不勝遂執其君其聽煩矣雖歸於王實强致之胡氏曰晉文既勝强楚宜招攜懷貳以明大德何助臣而執其君非所以伯諸侯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胡氏曰衛侯出奔之時元咺主其國事衛侯歸而元咺奔晉今又執衛侯歸于京師元咺即自晉復歸于衛蓋晉侯聽臣子之譖執其君却使元咺復歸于衛此見晉文之不正存耕趙氏曰臣無訟君之理君虜而臣反國逆之甚也陳涞氏曰君臣之理滅矣書曰自晉參治之也○高氏曰為人臣而訟其君雖直亦曲矣君舉陳氏曰元咺復歸孫林父歸衛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

張氏曰會溫之諸侯也穀梁曰遂繼事也康侯胡氏曰諸侯比再會而許獨不會故諸侯圍許許距河陽近矣而可以不會乎愚謂晉文既與諸侯有盟主矣而許猶不歸中國其辠著矣然晉文不告於王而圍之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彼善于此者也其功其辠皆可見矣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曰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辠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孫氏曰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此言復歸於曹者晉文赦之也春秋亂世强侯執辱小國之君無復王命

執之赦之自我而已存耕趙氏曰曹伯脫身俘囚未事鬼神即驅之從干戈之役伯令迫人諸侯無寧居矣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居臨切

杜氏曰介東方國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張氏曰介即密州膠西縣地趙氏曰葛盧但為事而來本非來朝所以不廟受故直來耳高氏曰介葛盧來朝外之可也凡書外域之來皆畀中國不自正而輕受

之爾○君舉陳氏曰其後介人侵蕭蓋有以來之也
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外域來者二葛盧白狄是也介
則先來而後侵中國白狄則先伐中國而後來然則
外域來中國必有所窺伺而為害未有但已者也
公至自圍許
胡氏曰公自二十八年會諸侯圍許至今年春方回
師出踰時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愚案公以會
温出未知圍許也而以圍許致未詳豈其事不一而

當時止以圍許告廟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穀梁會上有公字諸國皆稱人當從左氏翟公羊作狄

内不書名氏外稱人皆微者也王人見莊六年杜氏曰翟泉即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東萊吕氏曰陪臣而敢伉天子之士以歃血要言其不臣甚矣王人亦與諸侯之大夫同盟失禮亦甚矣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

人盟强逼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君舉陳氏曰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

秋大雨雹雨于付切雹蒲學切

大者非常之辭范氏曰陽氣在水雨則温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左氏曰大雨雹為災也○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三此年及昭三年四年也陰陽不調之所致耳必録之者所以警人君之戒也高氏曰劉向以為臧

陽雨水溫暖而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蕩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

冬介葛盧來

存耕趙氏曰葛盧春來矣再至何為哉是為假道侵蕭計也魯獨無以察其情何哉義又見前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康侯胡氏曰詩不云乎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四裔交侵所當攘斥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

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愚謂瑕之辠不可考豈咺之黨歟若元咺則可殺矣咺入則君出咺出則君入大逆之道也元咺可殺而書曰殺其大夫何也不正名其辠以殺之也況生殺者天子之權豈諸侯所得專乎為衛侯者具其事告於天王而誅之可也告於天王能誅之乎告於天王未必能誅之也天王不能誅之而春秋必以專殺大夫言者正義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衛侯鄭歸于衛

前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此當書歸自京師而但曰歸于衛者當時執之歸之皆晉文之權襄王擁虛器以聽命而已故不曰歸自京師紀實跡也衛侯與元咺相為出入君臣之道廢矣自晉侯伐衛至此凡八書可見伯權盛而王綱隳槩故諸侯大夫縱恣如此故曰尊君抑臣貴王賤伯春秋之大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稱人程子所謂不知衆寡將師名氏曰某人者也葢圍鄭之國其兵衆矣不可以將卑師少言也使鄭果貳於楚晉猶不免無王命而摟諸侯伐諸侯之辠如以私怨而圍人之國則晉文之辠大矣○王氏曰晉侯為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人踰晉越周千里而助晉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

介人侵蕭

蕭見莊二十三年高氏曰介人數來我不能以禮義正之致敢稱兵犯附庸之國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見九年左氏曰王使周公閲來聘貫道王氏曰冢宰總百官以輔一人者也承命以聘諸侯王失命閲失職莘老孫氏曰見周之衰而諸侯强盛也○

愚案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文然魯未嘗朝王不過因會盟晉侯朝於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焉已失道矣况遣冢宰乎陵遲甚矣又為下書遂如京師起文也朴鄉吕氏曰王臣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來聘桓王之聘於魯者五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家父之聘是也在惠襄定之世各一自定以下則

王臣無下聘者矣蓋桓王在位不能自强屢遣王臣下聘列國此周室之所以衰也定王而下則周室浸微王臣之聘不足以為列國之輕重而王臣下聘之文亦復不見於經此周室之極衰也始也使凡伯宰渠伯糾之屬皆以畿内諸侯或大夫爾至於僖三十年之聘書宰周公則已尊矣至於宣十年之聘書王季子則益尊矣王室日衰諸侯日横顧如此哉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孫氏曰天子至尊非諸侯可得伉僖與襄王交聘伉孰甚焉故書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焉康侯胡氏曰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辠在法當誅而不以聽者也〇康侯胡氏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専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専繼事者也是非得失

則存乎其事矣愚謂以二事出者辠在其君以事出而專繼事者辠在其臣辠各有所歸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康侯胡氏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高氏曰嘗為鄰國所奪今復取之常山劉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是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以其不能申明直辭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用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此與成二年取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

蓋春秋之意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

○常山劉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有不以其道者其惡難知春秋亦正名曰取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高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往聘之今春又聘焉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愚謂可見當時諸侯舉動皆不以義惟視强弱為趨舍而已然東門氏之專政亦不可掩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孫氏曰郊者祭天之名也劉氏曰卜郊者卜其日吉否也穀梁曰四月不時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杜氏曰免猶縱也朴鄉呂氏曰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曰牲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

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愚謂魯以諸侯僭天子之郊大失禮矣而失禮之中又四失禮焉四月不時一失禮也四卜則瀆二失禮也望祭則僭三失禮也既免牲而猶三望四失禮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卜郊何有不從所以必設卜者誠之至義之盡也今四卜而不從則神不歆

非類明矣且猶望焉山川其饗諸○董子曰魯曷為
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
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孫氏曰天子祭天地
無所不通諸侯祭其境内山川魯諸侯也以諸侯而
用天子之祭僭孰甚焉故或因其黷亂不時或從其
災異示變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朱長文曰魯當祭
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
東萊吕氏曰凡書郊祭者九其八非卜不從則郊牛

有傷獨戊十七年九月用郊非二者而書魯之有郊非禮獨於僖公始書緣其變而録之爾愚案公羊以三望為泰山河海未詳是否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杞伯姬見二十八年稱婦見二十五年劉氏曰姑無自求婦者也非禮也愚謂此與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同義但彼則逆而此則求爾○康侯胡氏曰

婦人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為夫人主之也故書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張氏曰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杞伯姬求婦而踰境是杞伯之不能正其家也僖公容其來求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婦人也春秋閑有家之道嚴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氏曰帝丘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

張氏曰屬開德府康侯胡氏曰遷於帝丘避狄難也

而衛國衰微狄人强盛成公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

公無敵王愾安諸侯之功莫不見矣○莘老孫氏曰

春秋書之又見其勞民擾衆去先君之土守雖云避

難而行然不能使難不加己而舉國以避之其為勞

且擾亦甚矣張氏曰齊桓即世衛從宋襄伐齊於是

狄人始假義以伐衛啟狄之寇蓋始於此今復圍衛
衛迫於狄而遷都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接

杜氏曰文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左氏曰夏狄有亂衛人
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義見隱二年盟戎於

唐○康侯胡氏曰盟會中國諸侯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况乘人之亂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貫道王氏曰重耳定伯功儕齊桓而聖人譎之借曹衛以致楚使宋舍晉而賂齊秦皆譎也然未嘗滅人之國則猶賢於桓此所以身死而伯業不失也高氏曰或問春秋孰賢曰東遷之後土疆不守職貢不奉朝覲之禮盡廢征伐之事專

出皆臯人也曰不有齊桓晉文乎周室既衰諸侯既熾以大吞小以强暴弱外域乘之横乎中國天子所存位與號耳是時二伯奮起齊桓仗大義倡之於前晉文明大順和之於後内率諸侯以尊王室外攘荒服以尊中國而皆謂臯人可乎曰齊桓晉文徒有尊周之名而無尊周之實雖曰内率諸侯以尊王室其實内率諸侯以尊已也假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耳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以撥亂世故名陵之盟城濮

之戰與其攘楚人救中國一時之權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三王之皐人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見莊十六年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

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

左氏曰三十二年冬杞子自鄭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脱入險而脱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

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秦師其為死君

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辠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辠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劉氏曰

秦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貪得其地而棄其師者也○孫氏曰晉襄公戹人於險非仁也𨚗喪用兵非孝也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及姜戎夫姜戎者文公與之南鄙之田君子已非之乃與之共敗秦惡可知矣愚謂諸侯相侵伐治之是也然必視吾國之無故然後請於王而擊之可也若居喪而見伐不得已而應之可也秦雖不道本伐鄭耳不及晉也乃背殯從戎雖獲一時之勝

然比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何曾
天壤之殊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不以一時
有勝秦之功而取之也義又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君舉陳氏曰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五君交兵無虛
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康侯胡氏曰杞子先
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
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

有於君父文公之喪五月耳墨經從戎而大倫滅矣春秋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

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狄侵齊

左氏曰狄侵齊因晉喪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思切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

左氏曰以報升陘之役義見隱四年莒伐杞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帥公羊作率

康侯胡氏曰此皆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强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辠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取訾婁已甚矣復伐焉君臣同惡也遂專一軍於是再見兵不戢而隹其不為亂階乎

晉人敗狄于箕

范氏曰箕晉地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畧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

弔有狄師也義見僖十年○高氏曰公本事齊逮晉

文伯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巳卒齊侯一使卿來聘而

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改事

齊也公之季年所為若是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貫道王氏曰公嘗如齊矣未嘗至也此何為至哉公

反自齊而薨嫌以齊故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曰小寢內寢也左氏曰公如齊反薨於小寢即安也穀梁曰非正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東萊呂氏曰古人正終事甚重凡諸侯薨當在路寢雖病於小寢其甚危之時不可不勉强出就路寢故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高氏曰生不請天子之命而自立既不正其始死又不於正寢是不正其終也春秋所以詳著之康侯胡氏曰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公羊以西宮為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治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是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直書而義自見矣許氏曰君子自治常使心熟於仁而體安於禮則正勝於死生之際終不可亂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存耕趙氏曰霜隕矣草宜殺而不殺木宜萎而李梅實異也康侯胡氏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彙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莘老孫氏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

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雪霜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於天地之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彝倫攸斁天遏於陰陽則當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京房氏曰君假臣權隕霜不殺草蓋草小人之類也霜不能殺猶人君威不能制小人矣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證著矣獻可杜氏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

人君之戒也家氏曰嚴冬不殺氣燠也若謂此十二月為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之春秋何以遽書為異乎杜氏以其長歴而推謂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為舊史記録之誤春秋因之若九月之霜不能殺草尤未足為異春秋何以動色而書之此夏正之冬何疑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

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徳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甚矣義又見隠二年鄭伐衛

春秋本義卷十三

春秋本義卷十四

元　程端學　撰

文公名興僖公子聲姜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康侯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即位趙氏曰凡國君立必踰年乃即位不獨以一年不二君亦以告終稱嗣間容其請命以備禮也文公即位雖内受於先君而亦不

請命於天子矣○浚南趙氏曰周改正朔月數固未嘗改而大事必用建子之月魯用寅月即位是自改天子正朔也書之以懲專恣愚謂商以十二月建丑為歲首故伊尹以十二月奉嗣王祗見厥祖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故秦史紀年始皇廵狩皆自十月朔則周諸侯之即位當在十一月建子之月今魯在寅月即位故曰自改天子正朔也然於周無實事可考未敢質言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亥下有朔字）

義見隱三年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字也杜氏曰叔氏服字未詳是否左氏曰內史叔服高氏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唯有賵贈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也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胡氏曰案諸侯五月而葬僖公卒在前年十二月至此方三月

而使叔服來會葬𡻕可杜氏曰諸侯奉上之節𡻕閒

焉而天王使大夫會僖公之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孫氏曰毛采地

左氏曰毛伯衛也𫟪老孫氏曰天王有賜於下書曰

錫命已薨之公則曰錫某公命當國之君但曰錫公

命劉氏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高氏曰凡諸侯之立世子必請命於天子及諸侯之薨也必告於天子天子命立其世子爲諸侯世子喪畢乃朝於京師以士服見天子於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蓋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爲君也今文公未畢喪而天王先使人即命之非禮甚矣愚謂文

公在衰絰中安然受之而不辭毛伯不諫而從君之令皆非也義又見莊元年王錫桓公命○康侯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錫之者也禮所謂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

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黄氏曰事勢陵夷上之每每屈已以就下如此

晉侯伐衛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居喪伐人尤非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莊叔也左氏曰叔孫得臣如周拜髙

氏曰公初即位在哀經中未嘗朝王而王遽使卿來錫公命公於是使陪臣如周拜焉天王之使毛伯來錫文公之使叔孫得臣往拜皆非禮也所謂君不君臣不臣○存耕趙氏曰文公踰年即位儼然喪服之中天王錫命安然受之已非禮矣使既受命亟拜王庭君子猶為不可今使大夫往拜是夷周於敵已矣若曰未終喪雖使大夫往可也獨不曰未終喪不敢當君命邪

衛人伐晉

晉襄居喪伐國固有辠矣然猶為承其父之業也衛人不連諸侯固中國之勢而以報復為事尤有辠矣

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東萊呂氏曰嘗聞以小事大者未聞以小而謀大者也以小而謀大滅亡之道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氏曰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未詳信否存耕趙氏

曰文公即位元年容貌釆章未接於列國而權臣擅
命代君則失政之始也他日叛命而逃幸而客死此
習已成矣愚謂諸侯非王命自爲會臯也況魯國有
喪以大夫而會伯主乎晉襄居喪而下會大夫亦非
禮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戴氏曰孟氏自敖而
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横季孫氏自行父而侈東
萊吕氏曰内之禮樂自大夫出由公孫敖會晉侯始
外之禮樂自大夫出由陽處父救江始溴梁之盟則

徧刺天下之大夫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憂倫切又丘倫切 公羊穀梁作髡）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

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
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十月以宫甲圍成王
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穆王立以其為太
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何氏曰言
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
孫氏曰商臣之於君親盡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
事○康侯胡氏曰世子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
情之所深駭者春秋詳書其事欲後世察所由示懲

戒也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可掩哉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其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黃氏曰唐太子宏授左氏春秋廢書而歎曰聖人何書此邪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

公孫敖如齊

戴氏曰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令敖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歳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為國乎義又見僖七年齊來聘○高氏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於是兩事齊晉且圖婚於齊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書晉侯及之晉主乎此戰也杜氏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張氏曰屬同州白水縣左氏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

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愚謂秦穆行險邀利以取敗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又取敗績其辠著矣晉襄公忘喪而主乎此戰雖勝無足道矣義又見隱二年戎伐凡伯

丁丑作僖公主

康侯胡氏曰作主者造木主也胡氏曰主者神所憑依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康侯胡氏曰慢而不敬甚矣吕氏曰過時作主文公孝心不至可知矣其能為國乎○左氏曰緩作主非禮也存耕趙氏曰孝子之思親不見其形則為主以寓之作栗主埋桑主於兩階之間僖公之喪過練期矣故曰緩將大事而躋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孰及之魯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之及同處父晉大夫左氏曰陽處父也邦衡胡氏曰處父盟於我之國都凡盟必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我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其國中故不地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穀戶木切隴力勇切公羊穀梁作斂

杜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邦衡胡氏曰垂隴之會識政在大夫也晉襄紹伯主盟使大夫出會諸侯非禮之正愚謂諸侯非王事不得出會盟諸侯况以大夫而盟諸侯乎士縠以襄公之命盟諸侯則是大夫主盟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伯者之大夫盟自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始至此則士縠主諸侯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同僖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左氏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

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髙氏曰僖公雖閔公之兄然閔實先立僖嘗北面而事之君臣之義已定矣及其傳繼則父子之義又定矣臣不可以先君子不可以先父今文公欲自尊其父而躋於閔公之上則紊亂宗廟顛倒禮經先親後祖昭穆失序謂之逆祀不亦宜乎愚謂文公居喪未大祥而吉祭於大廟非禮一也僖公之主未當入宫非禮二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非禮

三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康侯胡氏曰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事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程子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髙氏曰三國以伐秦再舉兵而過京師尤其惡之大者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曰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

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趙氏曰又譏使公子納幣也○董子曰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十一月乃娶何以為喪娶曰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内故曰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早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反在思念娶事春秋之所甚疾也高氏曰婚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請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自有次第納幣者即納

徵也公始祥而納幣則納采問名皆在三年之内矣夫三年之内不圖婚聖人於此譏之所以闡幽也先儒謂婚姻不可使公族而不述其所以蓋公子公孫於國皆當盡人子之義惟婚姻之禮則有家人尊卑之序俾尊者將命從事則非順矣卑者行之厭或其可也葉氏曰禮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而圖婚猶喪娶也康侯胡氏曰此皆使人私欲不行

閑邪復禮之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尸甚切

貫道王氏曰不言帥師不成師也杜氏曰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張氏曰沈姬姓國漢志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屬蔡州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莘老孫氏曰沈者楚所與之國不忍楚之暴而侵漁諸夏也於是伐其所與之國將以

懼之沈小國不勝而潰陵中國者楚爾沈何辠乎春
秋之書以諸侯為失所伐矣高氏曰中國不能明大
義以討楚商臣弒君之賊乃興兵以問小國之辠可
傷也巳常山劉氏曰兵加而民潰君之不能治民可
知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文公三年之
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累見於盟會則知魯
之政刑盡在諸臣矣魯卒以是亡故春秋書以為戒
邦衡胡氏曰春秋侵伐之柄下移於諸侯自是遂移

於大夫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公羊曰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高氏曰赴於諸侯而書其卒葢著其交政於諸侯也康侯胡氏曰天子内臣無外交是以私情害公義矣○存耕趙氏曰尹氏之後王臣書卒者王子虎劉卷也子虎書卒不書葬惟劉卷書葬此所謂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焉得而勿哭者也

秦人伐晉

張氏曰秦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愚謂秦皐著矣亦晉人既得志又思報復以致之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楚人圍江

江見僖二年義見僖三年徐取舒又為晉救江楚滅江起文也○髙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巳服

從於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蓋晉文既沒襄公不復討楚人弒逆之惡故楚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雨于付切

莘老孫氏曰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趙氏曰如雨血雨毛雨土之類愚謂螽生則害五穀況如雨之多害物甚矣災異極矣義又見桓五年

冬公如晉

高氏曰公之如晉葢朝也非為盟也三年喪畢乃朝於晉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陸氏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羊穀梁無以字

陽處父晉大夫高氏曰晉國之師非不衆也處父帥之以伐楚豈果能討其弑君父之賊哉直為救江而

已爾舍大皐不問而區區為小國解紛其亦不察於先後緩急之義矣伐不目事特繫之以救江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仗大義之師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也以中國諸侯為己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四年春公至自晉

公私出踰時不告正朔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孫氏曰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見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姜見僖二十五年程子曰納幣在喪與喪娶同未詳是否○劉氏曰娶婦正始之道也始之不正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子弒強臣擅命幾於亡矣文公非不欲存妻子傳世者也闇弱惰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茍若而可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

首可不慎哉故鑒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辠也夫人預有辠矣當是之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東萊吕氏曰凡書婦姜者三而至書婦姜者二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

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逆書婦姜者一此年逆婦姜於齊是也

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自箕之役至是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以齊之强而狄再侵之則狄之强可知

秋楚人滅江

左氏曰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

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自矜乎吾自懼也
高氏曰江終為楚所滅則知楚之復强而處父之師
師無益於救適所以堅其敵耳義又見僖三年徐取
舒○愚案楚頵弒君父中國不能討而反敢滅國則
王綱之壞中國之衰伯業之隳荆蠻之横至是甚矣

晉侯伐秦

報三年夏之役也二國不自訟而事報復今晉又伐
秦比事直書惡自見矣○案楚人滅江不恤而躬伐

秦伐楚則遣大夫晉侯之報復情不可掩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康侯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與左氏合木

訥趙氏曰風氏僖公之妾以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襚為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繫之惠公前說

近是程子曰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自成風已後

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啖氏曰自成風僭用夫人之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愚謂又為葬成風王歸含賵起文也○康侯胡氏曰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蓋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

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者謹禮之所由變也高氏曰再娶不得稱夫人而況妾乎魯禮之變自此始聖人實書以示僭亂之由且見其無君父之惡後世乃有母以子貴之說凡妾母皆稱太后甚至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謚此皆不知春秋之旨者也東萊呂氏曰宣之母嬴哀之母姒襄附稱號迄無所異由成風始存耕趙氏曰成風之為夫人自僖公始非文公之辠

愚謂文公雖不忍傷父之志然以義斷之可改而不改則亦不可謂無辠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不曰天王闕文也胡氏曰榮叔天子大夫公羊曰含者口實也賵見隱元年孫氏曰成風僣夫人襄王不能正死又使榮叔含之賵之非禮可知也程子曰天王成妾母為夫人亂倫甚矣○君舉陳氏曰以成風之喪訃京師也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書之劉

氏曰春秋正人倫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道莫先焉桓以臣弒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三綱廢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小君者嫡夫人之稱而妾母稱之又私謚焉亂禮甚矣○康侯胡氏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别為立宫而羽數特異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葬乃有二夫人祔

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高氏曰以妾敵父則卑君父之體以妾並配則黷嫡母之尊禮曰妾不得體君又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蓋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母以子貴非禮甚明愚謂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者卿大夫士庶之禮耳若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穀梁作毛

不書天亦闕文也杜氏曰名伯天子之卿名采地伯爵也左氏曰名昭公獻可杜氏曰賵含尚不可况天子之尊使卿會葬乎康侯胡氏曰含賵而會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許氏曰喪服傳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可以緦也與尊為一體不敢私其親也喪服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也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服唯君所服也此禮正也李氏曰天子之見於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

者六稱天子者一三稱並行故知王者之通稱而史

辭之異爾未詳是否然愚直以為闕文衍字耳

夏公孫敖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高氏曰聘也王舍且賵矣又

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卑自見矣

秦人入鄀音若

鄀張氏曰襄陽宜城縣地有故城高氏曰秦人入之

後為楚邑楚昭王復國之後去郢都鄀左氏曰初鄀

叛楚即秦又貳於楚秦人入鄀未詳信否義見隱七

年戎伐凡伯

秋楚人滅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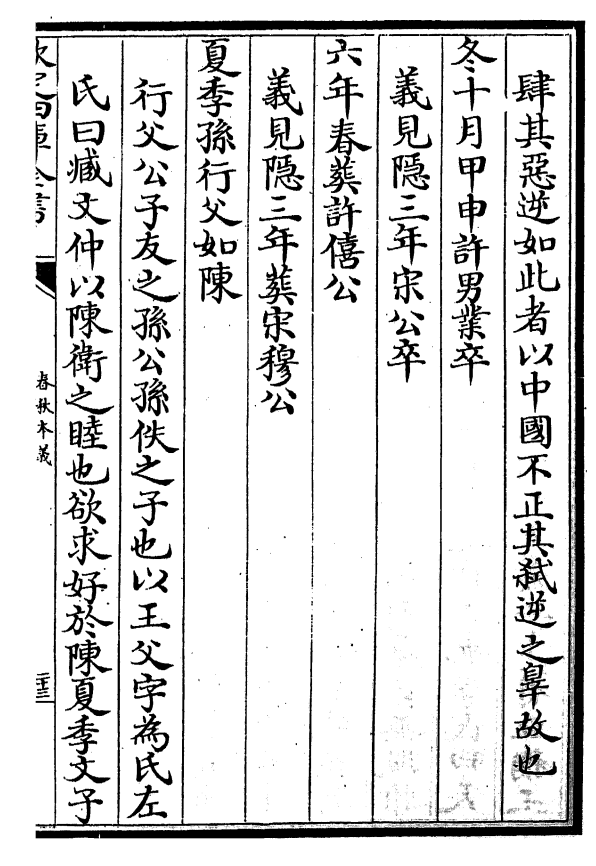
杜氏曰六國廬江六縣任氏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

六國故城張氏曰臯陶之後屬安豐軍左氏曰六人

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臧文仲曰

臯陶不祀忽諸徳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義見莊十

年荆敗蔡師○髙氏曰楚人往年滅江今年滅六敢




肆其惡逆如此者以中國不正其弑逆之辠故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公子友之孫公孫佚之子也以王父字為氏左氏曰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

聘於陳且娶焉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季孫行父如晉

木訥趙氏曰教嘗如晉行父如晉仲氏季孫爭交於晉三家之張自文公始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羊作讙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高氏曰卿供喪事非禮也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

見隱三年葬宋穆公○莘老孫氏曰古者大國不過三卿而諸侯之葬一卿輒往則國家之事無闕乎故春秋之法葬諸侯使微者則無譏卿行則譏之以為强者脅弱而弱者畏强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案三傳載處父事舉無足信然經書處父帥師會盟其擅晉之權而不以其道者歟當晉國擾攘之際正元臣秉節之時而首

見殺爲夫專殺大夫臯也若處父者其道足以殺其身者歟

晉狐射姑出奔狄射音亦一音夜徐邈作夜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邦衡胡氏曰狐射姑之臯三傳之言未足為據是必處父之黨處父既死故遂奔耳然又即狄則其惡可知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姑沃切又如字

高氏曰閏月曰告月常月曰告朔者閏月雖有晦朔

而無時令可箓唯朝廟告月而已朴鄉吕氏曰告月即告朔也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康侯胡氏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窺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

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
以定時成歳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
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昴之數也莘
老孫氏曰朝廟之禮為告月而設閏月不告月而但
朝廟故曰猶朝于廟告月之禮廢於文公於是閏不
告月至於十六年而朔之不視凡四諸公相因而告
朔之禮漸廢故孔子於其廢禮之始正其法也愚謂
朝廟禮也朝廟而不告朔非禮也非謂既不告朔并

朝廟可去之也使文公於閏告月而朝于廟則得禮矣此文意與猶三望似同而實異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攈俱切公羊作朐郚音吾

須句見僖二十二年蓋春伐邾至此而取其邑趙氏曰不復繫於邾者省文也杜氏曰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張氏曰屬襲慶府泗水縣胡氏曰案僖二十二年冬公伐邾取須句此又取須句者蓋須句為魯所

取其後復入於邾今又伐取之其惡可知黄氏曰邵魯下邑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備邾其陵虐小國不恤民力直書自見義又見隱四年莒伐杞及七年城中丘○張氏曰僖公伐邾取須句旋敗於升陘邾復取之愚案升陘不書敗績未詳信否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王穀梁作壬葢傳寫之誤也

左氏曰宋成公愚謂此為宋殺其大夫司馬及來奔諸事起文也

宋人殺其大夫

書宋人見莊二十二年左氏曰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宫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愚案自此歷敘宋大夫之見殺出奔來盟以著昭公見弑之由蓋臣者君之股肱股肱既亂則腹心傷自然之勢也故春秋比事為後世有國家者之戒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令力呈切

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人為志乎

此戰也云爾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張氏曰令狐晉地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莘老孫氏曰秦晉自殽之敗數年之間交兵者無虛歲秦兵加晉不已者以殽之戰未復也主殽之役者晉襄也晉襄死晉之嗣君何負於秦而秦乘其喪求與之戰邪木訥趙氏曰秦晉自殽凡五戰今晉襄秦穆皆即世晉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以為是戰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先眛以師奔秦張氏曰其說無據當從左氏穀梁

先蔑晉大夫孫氏曰不言出者明自軍中去穀梁曰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晅奔晉此則秦晉方交兵又秦為晉世仇而奔之其辠大矣

狄侵我西鄙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黄氏曰間秦晉之争也木訥趙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

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未詳或曰因魯史之畧也然義繫於大夫主盟諸侯而不繫諸侯之列序也大夫無名氏亦然杜氏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張氏曰卷縣即鄭州原武縣也愚謂晉自文襄世主夏盟諸侯莫敢擅焉今晉復盟諸侯而靈公幼大夫專之則是大夫主諸侯盟也義與二年垂隴之盟同至此則其專

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冬徐伐莒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為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為其能去逆効順不復侵犯中國故也今輙興兵以伐莒必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羊穀梁作莅

洮盟見僖三年左氏曰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洮盟義見隱三年盟于戚○髙氏曰教之弃莒本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書此為魯晉雒戎之盟及教與得臣如京師毛伯求金等事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杜本切雍於容切

孔氏曰衡雍鄭地張氏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雝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高氏曰天王崩諸侯不奔赴其喪而趙盾與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張氏曰自晉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嬴所以得窺伺間隙私事之以脤胎殺適立庶之禍也愚

謂趙盾弒靈公其不以此也哉故春秋屢書盾遂之事其為履霜之戒深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音洛公羊會下有伊字

雒戎戎居雒水間者高氏曰暴亦王畿之采邑雒戎雜處於王畿之內而中國至與之盟則其于中國甚矣貫道王氏曰大夫專盟而雒戎與於會亂之極也聖人之作春秋也所以明君臣懲僭竊也公子遂為魯大夫而盟晉于衡雍盟戎于暴無君甚矣襄仲既

没東門氏雖以殺嫡立庶見逐于國而公室亦因此而遂衰

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觀乎此亦有以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無而字

左氏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

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

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

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

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

奔莒從已氏焉未詳信否葉氏曰言曰者別其復而
後奔也孫氏曰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中道反
也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以自恣也公子遂如
齊以疾而還義猶不可況敖如京師弔喪中道而反
乎此敖之辠固不容誅矣而反使之自恣而奔文公
之不能君可以見矣宋氏曰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臣子之通義也今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
子也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是大夫不有諸侯也貫

道王氏曰諸侯不臣故大夫亦不君其君也

義見桓五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稱宋人見莊二十二年不名闕之也張氏曰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曰司城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左氏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襄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

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來奔未詳信否黎氏曰司馬典兵之官而殺之司城扞禦之任而來盟則主勢孤矣宜昭公卒死於弑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及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曰毛伯者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左氏曰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張氏曰天王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之分而明

其責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令於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為政者不當使出使者不當承喪事求金徵索非禮莘老孫氏曰天王崩喪事不具而求金於魯魯為人臣而使君父有求于巳焉魯之辠可知矣義又見隱三年求賻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出姜也趙氏曰無父母而歸寧譏之也愚謂婦人從夫者也文公當為天子服斬衰三年而夫人當

喪出入自如非禮也○木訥趙氏曰文公並妃匹嫡
孽於敬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夫人如齊謀於父母
其歸寧葢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為十八年歸齊張本
未詳是否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莘老孫氏曰天王之葬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
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高氏曰天子所以七月
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劉氏曰諸侯為天子喪

三年禮無卿共葬之文使卿共葬周末之陵替也葉氏曰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春秋固有禮所不見而可以情度之者葬天子親者也有不能親焉故也天王崩見經者九其四不書葬書葬而見大夫者惟此與叔鞅而已考之襄王前年八月崩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以幣奔莒此弔也明年書毛伯來求金則貨貝賵賻葢遂闕而不供此文公之怠也其於葬慢而不親往非故也大夫將事禮之

所得通親往或有故不往而合禮所以四不書則無故不親往而違禮此所以二書歟愚案四不書莫不特有故不往而合禮也別見隱三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晉人見莊二十二年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此見夫人非禮而動至三月之久而無名以告廟也

意與書公至同○朴鄉吕氏曰録紀叔姬之歸者爲

歸于鄫起也録姜氏之至者為歸于齊起也是聖人
之微意也然則出姜之不安于魯也舊矣聖人詳録
其往來豈特為其告至不告至哉未詳是否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稱晉人見莊二十二年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未詳信否愚謂楚人伐

鄭五國救之善矣然天子方伯不能治外寇而諸侯救之已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況五國大夫救鄭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春秋書之見權柄下移之甚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高氏曰楚不伐鄭久矣今晉文襄既沒而靈公年少中國無盟主楚雖負弑逆之辠而中國莫敢誰何益無所顧忌至是遂伐鄭欲與中國爭盟也然舉五國之兵不能討楚國弑君父之賊乃奔走以救鄭亦見中夏之衰矣

夏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八月曹伯襄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曰震動孔𣇈曰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地動杜氏曰地道安静以動為異也○任氏曰前此踰百年未有書地震也而自此至哀公書

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體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其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足以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陪臣變而不承大夫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萩）

椒不氏義與隱元年無駭同公羊曰椒楚大夫杜氏曰令尹子文從子義見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黄氏曰諸家皆

謂書楚以其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獨曰楚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楚子豈進其虐中國邪宜申謀為不道而見殺春秋亦書宜申豈進其謀逆邪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愚謂楚始書荆後書荆人後書臣名又書楚子使之者以時世愈降芉氏漸同上國魯史膠於見聞比加詳焉聖人雖不進之然因而不革亦可見晉霸日衰楚氛日盛之一端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僖公成風僖公之成風也見四年風氏莬杜氏曰衣服曰襚莘老孫氏曰成風僭稱夫人而春秋書葬書薨天王賵且含之又會其葬蓋皆用夫人之禮矣於是秦人歸襚春秋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為夫人者以其子僖公也故仲子繫之惠公失禮者惠公也成風繫之僖公失禮者僖公也成風之死至是六年而秦人始歸其襚蓋亦不及事矣襚所

以送死者而成風已葬襚將焉用乎高氏曰魯不能以非禮却之過也○張氏曰當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也豈古者明王慎德足以賓之之比哉

葬曹共公共音恭

義見隠三年葬宋穆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辰哀伯之子臧文仲也大意見隠元年益師卒

夏秦伐晉

此則秦之辠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左氏曰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縊而縣絶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

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㮊王㮊王聞之殺鬬
宜申及仲歸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見莊三十一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杜氏曰蘇子周卿士女栗地名闕孫氏曰內不出主
名微者文公使微者盟天子之卿其惡可知○劉氏
曰古者内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有至尊在不

貳之也案春秋書及盟而不出主名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與此及蘇子盟是也

冬狄侵宋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貉音各扐公羊作屈貉）

杜氏曰厥貉地名闕朴鄉呂氏曰凡書次必有兵楚子蔡侯之次蓋亦兵次也然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

之未加乎中國也其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愚謂商臣楚國弑逆之賊中國不能治其無忌憚固宜蔡為中國諸侯而同次焉迫於强令豈非始謀之不謹乎然王政不綱同姓不能自立之槪亦可見矣

春秋本義卷十四